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春在堂雜文

俞樾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脊在堂集文一

德清俞樾

重建詁經精舍記

學問之事莫大乎通經。通經之道義理尙矣。然義理不空存。必有所麗。學者抱一卷之書。奉一先生之教。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曰吾於義理已得之矣。質文之異制語焉。而不知古今之異言。問焉而莫辨。譬猶不窺其藩。不涉其庭。而曰吾已升堂而入室也。然典籍散佚。自孟子時已病之。兩漢經師于煨燼之餘。先後講求三代遺文。乃始可讀訓詁名物。十得二三。夫唐宋

以後儒者不能通曉古言譬猶生于楚者不能齊言也其不能推明古制譬猶北人不信南方有萬石之舟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也何者其去之也愈遠其求之也愈難是故唐宋以後儒者於訓詁名物雖亦有所發明終不若兩漢經師之足據也西湖孤山之陽有屋一區阮文達公視學兩浙時嘗于其地集通經之士成經籍纂詁一書推文達之意通經必從訓詁始訓詁之不通如名物何名物之不識如義理何事有先後固如是也及文達撫浙遂即其地創建詁經精舍而奉漢儒許鄭兩先師栗主於其中使學者讀許鄭之書通曉古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言推明古制卽訓詁名物以求義理而微言大義存其中矣文達去浙精舍興替不常泊乎庚申辛酉之亂鞠爲邱虛于是同治五年二月浙江布政使湘鄉蔣公重建詁經精舍公之言曰吾湘故潭屬也請言潭故考宋史尹穀傳稱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日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是精舍規制在書院上今浙江省敷文崇文紫陽三書院已次第修復而精舍未建非所以明經訓儲高才也乃屬舊肄業精舍生丁君丙林君一枝董其事五閱月而畢功用錢七千緡皆出自公其後故

有三祠曰正氣曰先覺曰遺愛道光初從金沙港移附于此者有舉無廢仍其舊貫西偏有樓志書所稱第一樓也樓後尚有隙地乃擴而大之爲前後各三楹相連屬以居掌教者而精舍課士之法及奉漢儒許鄭兩先生歸栗主皆如文達故事當是時兩浙初定日不暇給公能加意文教修復精舍俾肆業于是者講求古言古制由訓詁而名物而義理以通聖人之遺經其有裨兩浙之人材學術者甚鉅規模旣立公旋遷廣東巡撫以去去後二年浙江巡撫今遷兩江總督荷澤馬公聘德清俞樾王精舍講席丁君因請以文紀之樾旣忝竊皋比

義不得而辭乃述重建木末勤之石

杭州重建慶春橋記

慶春橋古菜市橋也。創始之年，蓋不可考。然咸淳臨安志已載有菜市橋，橋亦古矣。宋謬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是橋也。宋時蓋在東青門之外，皆菜圃也。故東青門亦名菜市門，而橋亦以是名。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據兩浙，改築杭城，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擴而大之，絡市河於內。于是菜市之橋亦絡于城內。明太祖命曹國公朱文忠取杭州以爲省城，易東青門曰慶春門，橋從門名，是爲慶春橋。然杭人猶呼曰菜市橋，從

其朔也自明代以至于國朝相仍不改歷年滋久勢將傾圮及今弗圖將有貳隊之患于是城中搢紳先生請于方伯方伯請于大中丞李公子釐捐局發錢三千貫又由本地公捐錢八千餘貫爲修葺之資卽經始于同治八年某月某日至是年某月某日而畢工都凡用錢一萬一千貫有奇高卑廣狹仁其舊貫庀材量功有加于昔闢櫺完固秩砌平夷舟楫通于下輿馬交于上洞如坦如罔不達由僉曰斯橋亘于慶春門之內由其名思其義方今聖人在御薄海內外咸煦育之當春始和布德行惠有司百執事敬迓于東郊天地溫厚

之氣 朝天寬大之德是承是迎于是乎人又況其

外則 鄒壇存焉牲牷玉帛有事靈場固不經由

乎是用能承天之庥以造福于杭民民氣和樂年穀順
成疾痛不作閭閻殷富允若茲茲橋之成豈細故歟乃
刊貞石紀成功爲休頌垂無窮辭曰

古菜市橋今日慶春歲久不葺行者孔艱乃鳩厥工厥
工雲屯乃庀厥材厥材輪囷厥功旣成砥平規圓我車
我櫛我舲我船熙熙有衆罔不率循溫溫春氣入自郊
閨福我黎庶于是乎先於萬斯年尚無有遷

潘玉泉觀察養閒草堂記

潘君玉泉以養閒名其堂何子貞馮景庭兩前輩各爲文以記之而君又徵文於余余聞昔有士人每夜露香祈天久不解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使我問汝所欲答曰某所欲至微但願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可也然則人生清閒之樂百倍於富貴乃上帝所吝惜而不輕予人者君何修而得此於天哉且君以宰相之子有位於朝門望甲天下而才略又足以副之方江浙之淪陷於賊也君躬履行間與士卒同甘苦其知勇忠誠尤爲遠人所信服故能聯合衆志輔翼王師

而東南底定之功遂自蘇州始君與有力焉宜其大用
於世以光輔我中興乃事定之後同時其事之人節旄
相望而君棲遲偃仰至今日猶養閒於茲堂天之於君
信乎獨厚矣亦可見人之役役不得閒者或其人之自
不求閒而非天之果吝之也雖然君之養閒君之自養
也吾安知非天之以閒養君而欲大用之乎閒之也愈
久養之也愈深而用之也將愈大吾懼君之不終於間
也君行年五十矣尊有酒坐有客室有圖書庭有花木
與吾輩閒退之人從容笑語於其閒此眞上界神仙之
樂不可多得者也元人吾子行之言曰手冗心閒則思

心冗手閑則卧心手俱閑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早
畢其事以安吾神此言極有味余喜誦之請以此爲君
養閒之助

薛慰農觀察烟雲過眼圖記

薛慰農觀察綜其生平所閱歷繪圖凡八而總題之曰
烟雲過眼嗟乎天地吾逆旅也其忽然而過吾前者野
馬也塵埃也曾何足以控搏乎余齒未五十而向所曾
經恍如隔世都不記憶因君紙上之烟雲等吾夢中之
蕉鹿異同之迹有可言焉漢諺云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君第一圖曰椿庭待讀志家學也而余年十五卽侍先

君子讀書南蘭陵雖頑鈍無似而至今粗通經訓者先
君子之教也此與君同者一蘇家兄弟風雨對牀今猶
豔稱之君第二圖曰棣萼談經志友愛也而余在臨平
湖寓廬與家兄王甫分燈讀書者前後六七年此與君
同者二皋比絳帳徒榮觀耳吾人作秀才時爲童子師
其酸寒風味頗自不惡此君第三圖所以繼之以滌山
村學也而余未通籍前授徒新安自乙迄己凡五載所
居曰汪村距城十五里故村夫子面目至今未改此與
君同者三唐人云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都下九衢
車馬萬國衣冠吾儕得盡於其間豈曰非福此君第四

圖所以繼之以燕市紅塵也而余自與計吏偕暨讀書
中秘居京師較久巢痕雖掃而爪印猶存此與君同者
四秦淮佳麗甲天下君少時以秋試至金陵桃葉渡口
長板橋頭故熟游地也撫今思昔于是有淮水秋風之
圖是居第五而余於金陵全盛時曾未一游同治乙丑
及丁卯一再至焉則免葵燕麥而已不覩其盛矣知其
衰此與君異者一古人於舊所治處每有不能忘者羊
叔子徘徊於峴首白太傅眷眷於杭州賢者多情於此
可見君前守嘉禾多惠政禾之人恩君君亦恩禾於是
有鶯湖春夢之圖是居第六而余雖嘗備位於朝未

得補外此與君異者一方江浙之輸陷於賊也實以滻
瀆一隅爲旋乾轉坤之樞紐君負文武才李蕭毅伯招
致戎幕東南底定與有力焉於是乎有滻瀆從軍之圖
是居第八而余草句陋儒未一段筆此與君異者三至
其第七圖曰章門戢影乃因避地而作余遭庚辛之亂
流離轉徙自浙西而至浙東又自海外之舟山而至滬
上江檻海撥曾無定居同治建元之歲始航海至丁沽
寇氛既遠稍謀息肩閉戶肇經或市月不一出君居章
門余居津門南北異地情事亦小異其爲戢影則同此
與君異而同者一夫人生蹤迹動若參商况余材力曾

不能望君萬一乃綜計所遭異者惟三同者有四異而
同者又一何其相同之多乎此余之所甚幸而樂與君
並論者也君解組後爲崇文書院山長而余今年亦忝
主詁經精舍講席同在湖上又皆有樓以攬湖山之勝
湖樓燈火相與論文在他日視之亦一烟雲也君其於
通瀆從軍之後補爲一圖則余之幸與君同者此又其
一矣

許萊盟蕉陰問字圖記

許君萊盟總角好學旄勤不亂深明箕臥尤精六書凡
將急就靡不尋暘淡長全書靡不貫綜耆年舊齒一鄉

矜式聞名傾耳匪伊朝夕不我遐棄併來以圖觀德於
始原本所由乃知先德也愚先生底究羣典咀嚼七經
廣學甄微蘊於雙四君從問字日知所無案經考典承
寫其流五十而慕至今不替乃審厥象傳播丹青巴且
叢生垂芳遺藻是稱君子之澤匪惟蓼儀之思余材薄
思淺口就荒落感君堂構能無撓顧乃述都較用示凱
式

故中議大夫高公八十生日上壽記

郭君日長既致身通顯乃言於朝請贈本生父母如
其官制詔許焉君故高氏子本生父高公以君貴贈

中議大夫母姓邱氏以君貴贈淑人君奉 聖書布几
筵告於寢廟昭明顯融在高氏爲有子矣夫千霄之志
遂則冀本之意殷養生之事窮斯追遠之念起當著雍
執徐之歲上溯中議公及淑人之生蓋行年八十矣君
奉觴上壽仍如生時而屬其友俞樾以文記之或曰生
日之禮古人所無况施之身後乎郭君此舉殆非禮矣
樾曰否否不然此禮以義起也君念自幼出後郭氏於
厥所生不克盡一日之養每誦歐陽公之言祭而豐不
如養之薄未嘗不流涕也乃於縣弧設帨之日設詞几
以依之陳五鼎以歛之匪云祭也蓋曰養也禮所謂事

亡如存者與余於此舉既有以見君之孝而又有以知
中議公及淑人之賢今夫一命之士歸美其親尚以爲
積善之報况君階三品郎官之尊上應列宿而中議公
與淑人晏然於其身後坐受寵名詔書褒美焜耀九
泉然則中議公之爲人其必篤厚而寬仁者也不然則
俊偉而有令望者也不然則恂恂長厚不得罪於鄉黨
州間者也不然則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有古朱家郭解
之風者也淑人之爲人其必溫良而慈惠者也不然則
克勤克儉宜其家者也不然則好行其德相夫子以睦
姻恤鄰者也不然則兢兢自持無疾言無遽色者也此

數美者人不及知郭君不能言而愚推造物篤祐之意
與

聖天子褒美之辭知其必有合矣詩曰君子有
穀貽孫子其中議公與淑人之謂乎禮曰父母旣沒思
貽父母令名郭君有焉乃作頌曰

懿彼哲人德皎皎兮宜顯於世乘朱輪兮不於其躬於
子孫兮有子兢兢善承先兮雖後他族篤本根兮烏鳥
之私達

帝闔兮自天錫命告墓門兮春露秋霜歲

月遷兮鞠牕上壽如生存兮有肉在俎酒盈尊兮惟冥
惟漠鑒此勤兮式飲式食苾而芬兮冥靈大椿壽無垠
兮南游蒼梧北昆仑兮萬有千歲乃上仙兮垂曜億輪

福後昆兮

隱梅盦銘

隱梅盦者顧君夢鄰所築也高閣觀海空廊玩月闌坡
桂壑春秋是宜具區之勝峯輸于此自非名人魁士莫
適爲主乃有屠君石臣藐然高厲樂於陵灌園之契爰
居爰處琴書自娛舊植梅樹近者零落因地裨補以仍
舊貫於是四方士仁慕君風規請書銘于石用詔來者

辭曰

泉浟浟石叟叟花朶朶人幽幽

唯自勉齋銘

唐君鶴安取其先世質肅公之語名其所居曰唯自勉
齋請湘鄉相公書之而其同里吳少村中丞用陶士行
運甓故事爲之圖吳縣馮景庭宮允曰比六書指事之
法謂運甓卽自勉之可見者乃余觀其前有暨陽吳君
所繪小象坐木養和憑几觀書凡所陳者茶甌一硯一
墨一筆倍之如是而已未見其朝夕運甓也中丞此圖
其果有當君意乎雖然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陶士行之
運甓蓋止以勞力自勉若君之危坐觀書雖若甚逸而
其勞有百倍于運甓者矣余始識君君方爲吳縣令其
時大亂初平瘡痍未復君務撫循其民且謂仁政自經

界始力以清丈自任然則君之坐對一編所孳孳講求者固自有在其自勉之意豈必待運甓而見乎謂循官允之例以六書譬之中丞所圖者象形也余所論者會意也君酷嗜金石嘗詒余唯自勉齋石墨希世三種一夏仲充碑二張元異碑三王伯敦碑皆據宋搨本鉤摹而精刻之或疑時方多故君任煩劇何暇從事于此不知此亦君之贊也余在吳下爲賓氓每過君齋惟論金石文字不及其他然有以知君自勉之深也故爲之銘其辭曰

陶公運甓晨至昏君坐讀書容溫溫其自勉也相匹倫

君爲質肅二十九世孫質肅之意君克敦請以茲圖詔
後昆

徐烈女傳

徐烈女浙江歸安人小槎大令之女也有齋表度其嫂秉德禮己習於牖下言不出於朱外許嫁同里鄭氏五雨之幣既將三周之輪未御其時蘇臺告陷城戒嚴附近保聚咸遭蹂躪烈女家在雙林鎮厥土衍沃其民饒富爲所覬覦非伊朝夕咸豐十年十有一月八日賊果大至雖開黃皮之室難敵赤眉之兵空驅黑雲之都莫禦白波之賊金鏑雨集形珠星流田單鐵車固非素

具袁閔士室豈能久匿烈女潛出後戶將投清流爲賊
所遮抗志不屈蒙袂疾走負石自投越三日賊退家人
求得其屍茹清飲潔衣苔帶藻肌骨未喪亦痕猶新烏
乎可謂烈女矣臺臣上聞 聖書褒美所司旌表一如
律令余同年生鄭聰槐比部乃其君舅也感貞柯之早
摧惜嘉禮之未成寓書於余請爲之傳因撮率較用茲
將來

論曰浙西輪陷載離寒暑市塵灰燼老弱溝渠何其酷
也然金石之質在波中而不流松柏之節因歲寒而益
見 天子嘉赤石不奪之志有疾風勁草之思爰命

所司廣加采訪凡摩笄之毅魄勞面之貞魂因已含笑九原矣余自反初衣久輟史筆雖有諭額豈爲光榮惟念是歲之夏吳中不守巡撫徐公握節效忠衝須赴義卽烈女之季父也後先數月忠烈一門雖明月之珠自然無類而醴泉之水實亦有原當時綠青拖紫之倫戴纓垂纓之士或闔教遊涌而逸或華元棄甲而復夫夫也豈獨穎泚於尸臣抑亦顏經於碩女矣

魏氏兩王孺人傳

舊史氏俞樾曰錢唐魏氏有兩節母皆姓王氏一於例得旌一於例不得旌然皆賢明閑習禮法有古賢婦風

余與魏君錫曾相遇于閩中錫曾博雅好古君子人也
兩節母者一其母一其本生母以余故居史職請爲之
傳出所撰兩母事狀及年譜視余詳哉言之平夫爲人
子述其母例宜詳若立言之上則宜舉其大者傳信於
後余雖非其人然例存焉撮大端著于篇

節孝王太孺人仁和人年二十有三歸贈修職郎國
學生魏君魏君諱謙豫字謹齋性峭直不能容人過孺
人每以和劑之其始歸不遠事姑而事無巨細必由舊
春秋祭祀終其身無捐益秋或薦蟹必陳醯若薦曰吾
家故事也謹齋君從父山東兗沂曹濟道春松君丁母

憂里居督家人嚴羣從稟命惟謹孺人所居爲聽事之
樓飭婢媼屏聲息俟聞遞捕客至不知樓之有人也春
松君亟稱之孺人歸三年而謹齋君卒遺腹生女未適
人而夭謹齋君有弟曰漁塘君諱謙泰生子錫庚遂以
爲後俄而錫庚殤越十有五年始後錫曾錫曾曰吾本
生曾祖復堂公諱浚中年喪子吾曾祖秋浦公命第三
子筠軒公諱蓉者後之筠軒公生五子早卒吾祖瑤舟
公經理其內外事木生祖妣趙太安人德之故錫曾之
爲謹齋公後趙太安人之意也又十有二年而漁塘君
始以孺人苦節籲郡縣達大府聞于朝庭如例明年

漁塘君卒漁塘君故母事孺人或稍拂孺人意必歛容
靜聽俟孺人言已乃退孺人亦不藏怒於眉中言已又
躬視小郎飲膳問旨否如平常自錫庚之傷也漁塘君
竟無子及錫曾生次子本詒議以爲錫庚後仍歸之漁
塘君告廟之日本詒殤焉孺人哭之勵益傷漁塘君後
嗣之艱也咸豐三年賊陷金陵浙西聳孺人命錫曾奉
謹齋君及漁塘君夫婦之柩卜葬于錢塘縣九條沙之
原自御肩輿繞墓域行一周曰葬事畢吾責謝矣謹齋
君子昆弟中最長故孺人晚歲行輩最尊族人有所事
必請于孺人有議分祭田者一言斥之遂已生平營喪

事入葬事一婚嫁事六卒年七十有二

樾曰南中地隘民稠婦女多樓居客登其堂輒聞樓上
謳笑聲謙呼聲移什物聲履聲刀尺聲雖地實限之然
衰賓客亂內外余每至人家聞其若此心弗善也孺人
居樓而人不知其敬慎嚴肅可知矣其爲賢婦宜哉聞
孺人疾革時親故候問日率一二十人朝集奠散如是
者旬日烏呼非孺人之賢其烏能得此於人哉

王太孺人亦仁和人年二十一歸贈修職郎貢生魏
君爲繼室魏君諱兆奎字月璽初娶于汪于周皆無子
孺人少于月璽君九歲歸十六年而月璽君卒時姑趙

太安人猶在堂耄失明未之知也人亦秘不以聞孺人飲泣承堂上歎或問及月驪君病狀必勉作數語以對踰年始知之撫孺人曰兒幼累汝矣吾憐汝吾憐汝孺人有六子錫名錫爵錫曾錫普錫疇錫祿女子子一人錫疇幼殤錫爵以趙太安人之命出後月驪君從兄謹齋君語詳節孝王孺人傳 功令孺人年三十以內夫死不嫁旌其門月驪君之卒也孺人年三十有六矣故游不及焉孺人撫諸孤成立以婚以嫁然以少時從父宦游滇中習知仕宦艱阨之狀故其教諸子各就材質所及不責以仕進性不喜逸樂雖生長官舍而日事

喬繡晚歲鍼鉢不去諸手猶以婦功課諸婦及諸女孫
焉于汪周兩外家無敢失禮爲長子娶婦周卽周孺人
姪也女適張氏其姑卽周孺人妹且詩曰不思舊姻吾
以思舊姻也遇汪孺人之妹適錢氏者尤厚及遭寇亂
命錫爵收養其孫臨歿謂錫普曰汪氏母周氏母與汝
父分葬宜謹視松楸無忘吾言杭之初陷也月躍君弟
若卿君歿未久柩在城中孺人命錫名百計出之姊婦
王亦旋卒合而葬之當是時寇氛甚惡錫名冒險從事
人以爲難蓋體孺人意焉孺人始時子婦壻女咸在孫
女二十五人外孫男女六人歲時伏臘畢集于前爲孺

人壽極門庭之盛亂後零落或死于病或死于餓或死于難至今存者僅子二人錫爵錫曾孫五人本濂本存本恂本初本參而已孺人亦遇賊赴水者再皆救而免以錫曾在閩候補鹽場大使乃航海至閩從錫曾居其年春秋已六十有一感念今昔俯悼卑幼赫然傷心未幾病卒病中自言吾分內之事都畢無所挂礙臨屬纊尚召集諸孫分賜瓜果問佳否焉

樾曰孺人有過人之行三焉含悲茹痛承君姑歎一也篤于前室之母氏二也不避艱險命其子出夫弟之喪子賊中三也之三者豈獨閨中所難哉雖丈夫猶難之